

Lebe Thonjüis

*Лев Толстой*

安娜·卡列尼娜 ①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于国畔 顾生根 译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Л. Н. ТОЛСТОЙ**

上海译文出版社

## 第五部



谢尔巴茨卡娅公爵夫人认为，斋戒期距今只有五个星期，要在斋戒期之前举行婚礼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一半嫁妆无法赶在这一时间前备好；然而，列文认为，斋戒期后再举行婚礼就太迟了，因为谢尔巴茨基公爵的老伯母病得很重，可能不久于人世，一旦服丧将会使婚礼再次推迟；她不能不同意列文的这一看法。因此，公爵夫人决定把嫁妆分成大小两部分来准备，并同意在斋戒期之前举行婚礼。她决定，目前先把小部分嫁妆备妥，大部分嫁妆以后再送。可是，列文始终不肯认真地回答自己是否同意她的这一想法，所以她很生列文的气。要是新婚夫妇婚后立即就到乡下去，她的打算就更妥当了，因为乡下不需要用大的那部分嫁妆。

列文还是处于那种欣喜若狂的状态之中，他似乎觉得，他和他的幸福已组成所有生活的唯一主要目的，现在他无须思考任何事情，无须为任何事情操心，一切的一切都由别人替他操办，而且都会办妥。他甚至没有为未来的生活定下任何计划和目标，他让别人去解决，他知道未来的一切都将十分美好。他的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公爵夫人指导他去做他应做的事。他只要完全同意人家向他提出的一切建议就行了。哥哥替他筹钱，公爵夫人劝他婚后就离开莫斯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则劝他到国外去。他全都同意。“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要你们感到开心。我很幸福，无论你们怎么办，我的幸福都不会有所增减。”他

心里想。他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劝他们出国的主意告诉吉提，令他感到大为惊讶的是，吉提不同意这样做，而且她对他们的未来生活有着自己的明确的要求。她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所喜爱的事业。正如他所发现的那样，她不仅不了解这一事业，而且也不想了解。不过，这并不妨碍她对这项事业重要性的认识。她知道，他们的家将安在乡下，她想去的地方不是国外，因为她不会住在国外，她想去的是他们将安家的那个地方。这一表达得很明确的打算使列文感到惊奇。可是，对他来说反正都一样，所以他立即就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乡下去，好像这是他的义务，要他凭着他所拥有的知识和丰富的鉴赏力，把一切都安置好。

“不过，你听我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列文说。他已在乡下为新婚夫妇的驾临安排好了一切，并从乡下回到城里。“你有做过忏悔的证明吗？”

“没有。那又怎么啦？”

“没有就不能结婚。”

“哎哟哟！”列文大声喊道。“我大概已经有九年没有斋戒了。我连想都没想过。”

“真行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说，“你竟然还把我叫做虚无主义者！可是这样真的不行。你必须斋戒。”

“哪有时间呢？只剩下四天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这件事也安排好了。于是，列文就开始斋戒。对列文来说，对一个不信教而又尊重他人信仰的人来说，出席并参与任何宗教仪式都是很难受的。现在，列文正处在事事用情、心肠变软的精神状态中，弄虚作假对他来说不仅难受，而且好像是完全行不通的。现在，处在荣耀和意气风发状态中的他，却要去说谎或亵渎神明，他觉得这两件事他都不能做。然而，无论他追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多少次，不斋戒能不能获得证明，斯捷潘·

阿尔卡季奇还是宣称，这是不可能的。

“对你来说，两天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他还是一个极其可爱、聪明的老人。他会在你不知不觉中拔掉你的这颗病牙。”

第一次日祷时，列文试图恢复自己在十六至十七岁的青年时代里所体验过的强烈的宗教感情。但是，他很快确信，这一点他是绝对做不到的。他试图把这作为礼节性拜访那样毫无意义的无聊习俗来看待，但是他觉得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就对宗教的态度而言，列文也像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处在一种最不明朗的状态。他不信教，同时又不能肯定这些宗教仪式都是不正确的。他既无法相信自己所做的这件事的重要性，也无法把这一切作为无聊的形式来看待，所以，他在整个斋戒期里一直感到既不安又羞愧，因为他在做自己也不理解的事，而他的内心却在对他说，这是一件骗人的坏事。

做礼拜的时候，他时而听着祈祷词，竭力给它们加上一种不会与他的观点相悖的意义，时而觉得他无法理解祈祷词，并且应当谴责它们，所以就尽力不去听，只顾自己思考、观察和回忆，这些回忆趁他百般无聊地站在教堂里的时候特别活跃地萦绕于他的脑际。

他做完了日祷、彻夜祈祷和晚课，第二天却起得比往常更早，连茶也不喝，就在早上八点钟赶到教堂里去听晨课和忏悔。

除了一个讨饭的士兵、两个老太婆和神职人员外，教堂里就再也没有人了。

长内衣里肩胛骨明显突出的年轻助祭过来接待他，并立即走到墙边的一张小桌前，开始读晨规。当他朗读的时候，特别是在频繁而又快速地重复那句听上去就像是“保佑，保佑”的话：“上帝保佑”的时候，列文觉得，自己的思想已被封闭，现在不该让它活动，否则就会变得一片混乱，因此他虽然站在助祭的背后，却没有

听，也不去领会他在读些什么，而是继续想自己的心事。“她手上表现出非常丰富的感情，”他心想，又回忆起他们昨天坐在角落里的桌子旁的情景。那时候，他们照例没什么话可说，她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一会儿张开，一会儿捏拢，望着它的动作，她自己也笑了。他回想着，当时他吻了吻这只手，然后仔细地察看白里泛红的手掌上那些会聚在一起的掌纹。“又是保佑，”列文一面画着十字，行着鞠躬礼，望着正在行鞠躬礼的助祭的灵活的背部动作，一面却想道。“后来，她拉住我的一只手，细细察看上面的掌纹，并说：‘你的手真可爱。’”想到这里，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助祭那只短短的手。“对，现在快要结束了，”他想道。“不对，好像又要从头开始了，”他留心听祈祷词，一面想道。“不对，就要结束了。瞧，他已经在叩头了。叩首礼总是在结束时才行的。”

助祭用一只藏在平绒翻袖口里的手神不知鬼不觉地收进一张三卢布的纸币，此后他说他会替列文办好证明，接着轻快地迈动穿着新靴子的双腿，囊囊地踩着空荡荡的教堂的石板地，走进了圣堂。过了一会儿，他从那里朝外看了一眼，并叫列文过去。一直被封闭着的思想在列文头脑中活动起来了，但他又赶忙把它驱走。“事情总会办妥的，”他心里想，并朝讲道台走去。他走上台阶，朝右一转身，就看到了司祭。司祭是个小老头，留着一把稀疏的花白胡子，长着一双神情疲惫而又和善的眼睛，站在读经台旁，翻阅着圣礼书。他向列文微微地点了点头，立即就开始用他所惯用的嗓音读祈祷词了。读完祈祷词后，他叩了一个头，把脸转向列文。

“不显形的基督站在这儿接受您的忏悔，”他指着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说。“您相信圣徒教会教导我们的一切教义吗？”司祭继续说，一面把目光从列文的脸上移开，双手交叉放在长巾下面。

“我怀疑过，现在也怀疑一切。”列文用一种自己也觉得不好听的声音说，然后就不吭声了。



司祭等了几秒钟，看他还有什么话要说，然后闭上双眼，用突出“O”的弗拉基米尔口音，匆匆说道：

“怀疑是人类所固有的弱点，我们应该祈祷，求仁慈的上帝来坚定我们的信念。您有哪些特殊的罪过？”他毫不间断地又问了一句，仿佛不愿浪费时间。

“我的主要罪过就是怀疑。我怀疑一切，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怀疑之中。”

“怀疑是人类所固有的弱点，”司祭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

“您主要怀疑什么呢？”

“我怀疑一切。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上帝是否存在。”列文不由自主地说道，并对自己竟然说出这样不成体统的话感到惊惧。不过，列文的话好像对司祭毫无影响。

“对上帝的存在怎么会有怀疑呢？”他脸上闪过一丝隐约可见的微笑，匆忙地说道。

列文没吭声。

“当您注视着造物主的造物时，您怎么会怀疑造物主呢？”司祭照例用急匆匆的口气说。“是谁用星球点缀天空？谁给大地穿上了美丽的盛装？怎么会没有造物主呢？”他以疑问的目光看了列文一眼。

列文觉得与司祭进行哲学争论是不成体统的事，所以只回答了一句与问题直接有关的话。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那您又怎么能怀疑上帝创造了一切呢？”司祭愉快而又疑惑地说道。

“我什么也不明白。”列文红着脸说，他觉得自己的话很愚蠢，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自己不可能不说蠢话。

“请向上帝祈祷，并求求他吧。就连神父也有过疑问，也请求

上帝帮助他们确立信仰。魔鬼有巨大的力量，可是我们不应该屈服于魔鬼。向上帝祈祷吧，求他吧。向上帝祈祷吧，”司祭又匆匆地重复说。

司祭沉默了一会儿，好像是在沉思。

“我听说，您打算与我的教民和忏悔者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他面带微笑补充说。“一个非常美丽的少女！”

“对，”列文红着脸回答，他是在为司祭感到羞愧。“他为什么要在忏悔时间这种事呢？”他心里想道。

于是，司祭像是回答他心里所想的问题，对他说：“您打算结婚，上帝也许会赐给您儿女，是这样吧？那好，如果您挡不住使您不信神的魔鬼的诱惑，那么您能给您的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呢？”他温和地责备说。“如果您爱自己的孩子，那么作为一个好父亲，您就不会只祝愿自己的孩子享有荣华富贵；您将希望他的灵魂得救，希望用真理之光对他进行精神教育。对吗？当天真无邪的孩子问您：

‘爸爸！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上使我感兴趣的一切——土地、江河、太阳、花草？’难道您要对他讲‘我不知道’吗？您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上帝大慈大悲地向您揭示了这一点。或者您的孩子会问您：‘死后我将会有什么遭遇？’要是您什么也不知道，您对他讲些什么呢？您将如何回答他？让他去受花花世界和魔鬼的诱惑吗？这样可不好！”他说到这儿就停了下来，歪着头，用温和慈祥的目光望着列文。

现在列文一句话也不回答，不是因为他不愿意与司祭争论，而是因为谁也没有向他提过这种问题；而到他的孩子提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还有时间考虑该怎样回答。

“您正在步入人生的关键时刻，”司祭继续说，“您必须选择人生道路，并沿着这条路前进。向上帝祈祷吧，求他出于仁慈来帮助您，保佑您，”他最后说。“主啊，上帝啊，我们的耶稣基督啊，

请用自己仁爱的恩惠饶恕这个孩子……”念完恕罪祈祷词后，司祭祝福他，让他走了。

这一天回到家里后，列文感到很高兴，因为尴尬的处境挨过去了，而且不用说谎。此外，他还隐隐约约地想起，这个善良可爱的小老头所说的那番话一点也不像他一开始所觉得的那么愚蠢，其中有些话倒是需要了解透彻的。

“当然不是现在，”列文想道，“而是在以后的某个时候。”列文现在比以前更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心灵里有一种模糊和不洁净的东西，就对宗教的态度而言，他目前的状况正是他在别人身上如此清晰地看到过的，他不喜欢这种状况，还为此责备过自己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

列文与未婚妻一起在多莉家度过这个夜晚，他感到特别开心。他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描述了自己那种兴奋的心情，他说自己开心得就像一只受过跳圈训练的狗，这只狗最后终于理解并完成了人家要它做的事，尖叫着，摇着尾巴，高兴得直往桌子和窗台上跳。

## 二

结婚那一天，按照习俗(公爵夫人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定要坚持遵守所有的习俗)，列文没有去见自己的未婚妻，他在自己住的旅馆里与三个偶然相遇的单身汉共进午餐。他们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卡塔瓦索夫——列文大学同学，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列文在街上遇到他，硬把他请来；还有奇里科夫，他是男傥相，莫斯科的治安法官，列文的猎熊朋友。午餐进行得很愉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心情极佳，老是拿卡塔瓦索夫的古怪行为寻开心。卡塔

瓦索夫觉得自己的古怪行为已得到赞赏和理解，所以就淋漓尽致地加以发挥。奇里科夫愉快和温和地同大家搭话。

“瞧吧，”卡塔瓦索夫按照自己在讲台上养成的习惯，拉长声音说，“我们的小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多么有天分。我是在说缺席者，因为这个小朋友已经不复存在了。刚出大学校门的时候，他既喜爱科学，也有人类的种种需求。现在呢，他的一半天分用于欺骗自己，另一半则用于替这种欺骗作辩护。”

“比您更坚决地反对结婚的人，我可没见到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不对，我并不反对结婚。我拥护分工。什么事也不会做的人，应当去制作人，而其余的人则应当协助他们取得教育和幸福。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喜欢把这两个行当混在一起的人很多很多，但我不属于这个行列。”

“一旦我知道您恋爱了，我将会感到多么幸福啊！”列文说。

“到时候邀请我参加婚礼吧。”

“我已经恋上了。”

“对，恋上了乌贼鱼。你要知道，”列文转身对哥哥说，“米哈伊尔·谢苗内奇正在写论文，论营养和……”

“喂，别乱说！论什么倒是无所谓的。问题在于我的确喜爱乌贼鱼。”

“可是它并不会妨碍您去爱妻子。”

“它倒是不会妨碍，可是妻子定会妨碍。”

“什么道理呢？”

“您马上就会明白。您喜爱经营农业和打猎，那就等着瞧吧！”

“阿尔希普今天来过了，说是普鲁德内有很多驼鹿和两头熊。”奇里科夫说。

“嘿，没有我，您也逮得住它们。”

“这倒是大实话，”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你先与猎熊告别吧，妻子不会让你去的！”

列文微微一笑。妻子不让他去猎熊的这—设想使他感到如此愉悦，因而他情愿永远放弃猎熊的乐趣。

“没有您，即使逮住这两头熊还是会令人遗憾的。记得上一次在哈皮洛夫的情景吗？打猎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奇里科夫说。

列文不愿意使他扫兴，其实即使不打猎，在其他地方、在其他事情上还是可能有美好的东西，但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难怪会形成与单身汉生活告别这一习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无论你感到多么幸福，还是舍不得失去自由的。”

“招认吧，您是不是像果戈理笔下的新郎那样，有一种想要从小窗口里跳出来的感觉？”

“肯定有，但是他决不会承认！”卡塔瓦索夫说，大声地笑了起来。

“好啊，小窗开着呢……我们现在就到特维尔去！一头母熊，可以直捣熊穴。真的，我们乘五点钟的车去吧！这里的事就让他们办吧，”奇里科夫微笑着说。

“真的，”列文微笑着说，“我心里确实没有这种为失去自由而感到的遗憾！”

“您心里现在很乱，什么也感觉不到，”卡塔瓦索夫说，“等着吧，等到稍稍理清头绪，您会感觉到的！”

“不会。我或多或少应该感觉得到，除了自己的感情(他不愿意当着卡塔瓦索夫的面说“爱”这个词)……和幸福，应该还有失去自由的遗憾……相反，我却为失去这种自由而感到高兴。”

“糟糕！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卡塔瓦索夫说。“喂，让我们为他的痊愈干一杯吧，或者祝他梦想成真，哪怕只有百分之一。

那也将是人间前所未有的幸福!”

饭后，客人们很快就离开了，他们急着回去换衣服去参加婚礼。

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时，列文回忆着这些单身汉的谈话，他再次问自己：他的心里有没有他们所说的这种为失去自由而感到的遗憾？想到这个问题，他微微一笑。“自由？干吗要自由？爱情就是幸福，以她的心愿为心愿，用她的思想去思考，也就是毫无自由，这就是幸福！”

“但是，我了解她的思想、她的心愿、她的感情吗？”像是有人突然低声地问了他一句。微笑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他沉思起来。突然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感到恐惧和怀疑，怀疑一切。

“要是她并不爱我怎么办呢？要是她仅仅是为了出嫁才嫁给我怎么办呢？要是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呢？”他在问自己。

“她可能会醒悟过来，一出嫁就会明白，她并不爱我，也不可能爱我。”他开始对她产生了一些奇怪而又恶劣的想法。他像一年前那样，因她与涅伦斯基要好而吃醋，仿佛他看到她与涅伦斯基在一起的那个夜晚就是昨晚似的。他怀疑她并没有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他。

他一跃而起。“不，这样可不行！”他绝望地说。“我要去见她，要问她，要对她说最后一遍：我们是自由的，到此为止是不是更好？什么都比长期的不幸、耻辱、不忠来得强！”他心情绝望，怀着对所有的人、对自己、对她的满腔怨恨，走出旅馆，坐车到她家去了。

他在后边房间里见到了她。她坐在箱子上，一边吩咐使女，一边整理椅背和地板上的一堆堆五颜六色的衣服。

“哎呀！”她一看到他，就高兴得容光焕发，大叫了一声。“你怎么啦，您怎么啦(直到这最后一天，她对他还是一会儿称“你”，一会儿称“您”)？真没料到啊！我正在收拾我少女时穿的衣服，看

看哪件该送给哪个人……”

“啊！这很好！”他神情忧郁地望着使女说道。

“先出去，杜尼亚莎，到时候我会叫你的，”吉提说，“你怎么啦？”她问道，使女一出去，她就毫无顾忌地称他为“你”。她发现他脸上的神情很奇怪，显得既焦躁又忧郁，不禁令她感到害怕。

“吉提！我感到苦恼。我无法独自忍受苦恼，”他站在她面前，央求地望着她的眼睛，嗓音里带着绝望。他从她那张含情脉脉的诚实的脸上已经发现，无论他打算说什么，都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他还是需要她亲自来说服他。“我来告诉你，时间还来得及。这一切都可以取消和纠正。”

“什么意思？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怎么啦？”

“这事我说过一千次，我不得不考虑……那就是我配不上你。你不能答应嫁给我。你再想一想。你错了。你好好想一想吧。你不可能爱我的……假如……最好还是你说吧，”他说道，眼睛却没有望着她。“我可能是个不幸者。让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什么都比不幸来得强……最好是现在，趁现在来得及……”

“我不明白，”她惊恐地回答，“你想拒绝……想说不应该结婚吗？”

“对，既然你不爱我。”

“你疯啦！”她大叫了一声，恼火得涨红了脸。

但是，他的脸部表情显得很可怜，于是她克制住自己的火气，扔掉圈椅上的衣服，坐到他身边。

“你在想些什么？全都说出来吧。”

“我想，你不可能爱我。凭什么你会爱我呢？”

“我的天哪！我怎么说呢？……”她说到这儿就哭了起来。

“哎呀，我干了什么蠢事呀！”他大叫一声，跪到她面前，开始吻她的双手。

过了五分钟，公爵夫人走进房间，他们已经和好如初了。吉提不仅让他相信她爱他，甚至还回答了他的问题——她为什么爱他，向他说明了爱他的理由。她对他说，她爱他，是因为她完全了解他，是因为她知道他喜爱什么，并且知道他所喜爱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这就使他觉得问题完全弄清楚了。公爵夫人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并排坐在箱子上整理衣服，他们在争论。吉提要把列文向她求婚时她所穿的那条咖啡色连衣裙送给杜尼亚莎，列文则坚持认为这条连衣裙不能送人，让她把那条浅蓝色的连衣裙送给杜尼亚莎。

“你怎么不懂呢？她是个黑发女郎，所以她不适合……这一切我都考虑到了。”

公爵夫人得知他来的目的后，便半真半假地发火了，并让他回去换衣服，别妨碍吉提梳妆，因为夏尔马上就要来了。

“这几天她本来就没吃过一点东西，人也消瘦了，可你还来胡说八道伤她的心，”她对他说。“走吧，走吧，亲爱的。”

列文觉得内疚、满脸羞愧，不过他心平气和地回旅馆去了。他的哥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全都穿着一身盛装，已经在那儿等他，要用神像为他祝福。不能耽搁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要乘车回家去接她那个已涂好香膏和烫过头发的儿子，因为他要与新娘一起搬神像。然后，要派一辆马车去接男宾相，另派一辆马车去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送到后再赶回来……总之，事情繁琐复杂，且非常之多。只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不能再耽搁了，已经六点半了。

神像祝福的仪式进行得很不成功。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滑稽姿势，站在妻子旁边，手捧神像，叫列文向它叩头，然后脸上带着善意的嘲笑，祝福他，并吻了他三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也照样做了一遍，便急着要走，可是在安排马车接送路线上又陷入了窘境。



“嗯，我们就这么办吧：你乘我们家的马车去接他，要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肯绕道，那么到了那里再把马车打发回来。”

“也好，我很乐意。”

“我马上就跟他一起来。东西送去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送去了，”列文回答，然后吩咐库兹马帮他穿衣服。

### 三

一大群人，多数是女人，围着为举行婚礼而被灯火照得通亮的教堂。未能进入教堂的人们聚在窗口附近，互相拥挤着，争论着，朝窗格栅里张望。

二十多辆马车已经被宪兵们安排停靠在马路上。一位警官不畏严寒，站在教堂门口，身上的制服闪闪发亮。马车络绎不绝地驶来，时而是戴着鲜花的女士们提着曳地长裙，时而是男士们脱下军帽或黑礼帽，纷纷步入教堂。教堂里，两盏枝形吊灯和那些摆放在本地产的圣像旁的蜡烛已经全都点亮了。红底的圣像壁泛出一片金光，镀金的雕像、银质的枝形大吊灯和烛台、地上的石板、地毯、唱诗班席位上方的神幡、讲道台的台阶、颜色发黑的旧书、司祭的内长衣、助祭的法衣——这一切全都沐浴在灯光里。在暖烘烘的教堂的右面，在由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花缎、天鹅绒、绸缎、头发、鲜花、裸露的肩膀与手臂和长筒手套组成的人群中，有克制住的热烈的谈话声，它在教堂高高的圆顶里奇怪地回响着。每当门吱吱地打开时，人群中的谈话声都会停下来，大家都会回头张望，期待着新郎和新娘的到来。然而，门已经打开过十多次了，每次进来